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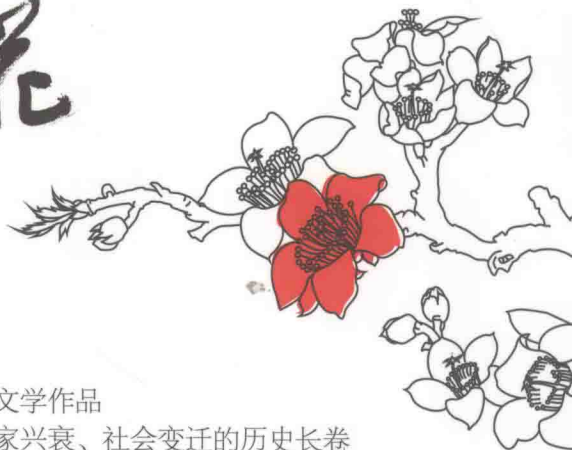
本作品受“广州市宣传文化资金”资助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中国文艺原创精品出版工程”
东方出版社推荐图书

刘鉴 著

*Bai mianhua
Hong mianhua*

白棉花 红棉花




一部由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斯奋先生
和老一辈艺术大师潘鹤先生题字推荐的文学作品
一部深刻展示个人、家庭悲欢离合及国家兴衰、社会变迁的历史长卷

人民
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白棉花
红棉花

刘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棉花, 红棉花 / 刘鉴著.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060-8458-1

I. ①白… II. ①刘… III. ①纪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9801 号

白棉花, 红棉花

BAIMIANHUA HONGMIANHUA

刘 鉴 著

策划编辑: 李 斌

责任编辑: 梁 欣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92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431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8458-1

定 价: 58.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127



自序



在文学作品中描述家族的兴衰演变、描述人的悲欢离合，是记住家庭历史最直接最现实的方式。

看着母亲苍老的面容，想起母亲、爹爹和其他长辈讲过的他们的故事，便萌发出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的念头。

他们的故事里有很多人物。在这些人物中，有一个最恰当的人物——母亲——把这些故事完整地链接起来了。

母亲的经历是丰富和厚重的。母亲是殷实人家的千金，日军入侵击碎了她的大学梦。她的父亲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她的堂兄是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学员。出身富裕的母亲却历经了人世间的种种磨难：童年丧父，青年接连丧母、丧女、丧公婆、丧子、丧夫，老年再度丧子、丧夫；一度无米下锅，只能帮人洗衣带孩子，几近乞讨；也曾病痛缠身，险入阴曹。母亲目睹了日寇入侵、内战纷争及解放后三年困难、十年动乱、改革开放等各个时期各种大的历史变故。

母亲的经历链接了三个不同姓氏的家族故事。

钟姓家族，母亲的娘家。在这个家族里，母亲的祖父钟厚载从经商起家走向富贵，外公学成回湘英年早逝，外婆守寡二十载最后投池自尽，母亲的

堂兄钟发湘从广州回家入仕后被枪毙。这个家族的历史里，有抗日游击队的呐喊，有日寇的铁蹄声，还有私塾里抑扬顿挫的读书声。母亲带着丰厚的嫁妆，带着少女的希冀与梦想从这个家族出嫁。

曾姓家族，母亲的第一个夫家。曾姓家族在汉寿太子庙康家山盛极一时，最后却家破人亡。母亲前夫的两任哥哥曾庆云、曾庆德被枪毙后成为“七人六墓”的“拓荒者”，瞎子奶奶、金姑娘郁郁而终，繁纯、饱饱相继夭折，母亲的前夫曾章甫含恨上吊身亡。这里有血雨腥风，有饥肠辘辘，还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愚昧与盲动。母亲带着儿子毛坨，带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痛楚离开这个家族——母亲改嫁后，它已空无一人，不能再叫作“家族”了。

刘姓家族，母亲的第二个夫家，也就是我的家族。爹爹的叔祖父、反清革命义士刘楷东从老家走出去，跟随黄兴从事革命，最后在广州逝世。爹爹的堂叔刘龙舫毕业于西南联大，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官员，后来却沦落为放牛、捡牛屎的农民。爹爹和母亲生下清波、乐怡和我。我的家族见证了一个接一个的饿殍，见证了红卫兵、红小兵的折腾，见证了“四类分子”挨批受斗，也见证了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村里人有的跑到广州、深圳、东莞打工，有的留在本土发家致富。母亲带着大包小包，也带着深深的眷恋和不舍跟着女儿、儿子走向城市，并把刘姓家族的大部分人引到广州扎下根来。



孝心和责任心是我写这部作品的动力。

说孝心，是我想把母亲经历的坎坷一生，以及她身处逆境不屈不挠的精神记录下来，以教育和激励后人。

说责任心，是我想写一部记录家族兴衰的口述史、一部反映父老乡亲从困顿走向幸福的奋斗史、一部展示故乡风土人情和发展变迁的地方史、一部描述中国南方近现代百年风云的记忆史。我不愿无情的时光之河让这些历史消失到无影无踪的远方。

我要搜集的家族的故事，无法源于书本。除了族谱，没有其他任何直接的文字资料。我只能请知情者来讲述。最主要的讲述者当然是母亲。

为了帮助我完成这部作品，母亲克服了很大的困难。

母亲已85岁高龄，患有严重的冠心病，心血管堵塞面较大，要时刻注意避免情绪波动。我写这个漫长的故事，首先要请母亲讲述故事，这势必会让她陷入回忆的痛苦之中。母亲也曾表示她害怕伤心难过。

我劝慰她，开导她，教她努力做到平静叙事，讲与自己有关的经历如同讲别人的经历，就像跟我讲孟姜女哭长城、姜太公钓鱼一样。母亲答应了我。她认为，把她所经历的事情和岁月记下来，让子孙后代多了解一些历史，是有必要的。

2013年年底，母亲开始讲述。女儿非常支持我，很懂事地帮我腾出时间，让我多采访她最亲爱的奶奶，以便我把故事写得更丰富一点儿。

母亲是坚强的。在讲述的过程中，母亲数次忍不住落泪。每次母亲落泪，我就陪着她，静静地坐着，彼此都不言语，让冠心病的恶魔从母亲身边溜走后，才敢继续。

我一边听母亲讲述，一边记录，晚上待母亲入睡后，便伏案疾书。我常常在疾书时感慨：母亲所经历的百年故事，不就是一部微观的中国近现代史吗？作为个体的母亲是渺小的，但母亲的精神是伟大的。家族的历史是微小的，但民族的历史是宏大的。小村庄的故事或许是微不足道的，但中国近现代轰轰烈烈的发展历程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半年后，这部由母亲痛彻心扉并伴随大悲大喜地讲述、由我执笔的作品，终于脱稿了。它严肃认真地回忆了个人、家族的悲欢离合，回忆了国家、社会的兴衰变迁，希望它能成为一幅展示中国农村与城市百年历史的长卷。

是为序。

刘 鉴

2015年秋于广州



白棉花 红棉花

張澤明畫

潘鶴題



主要人物表

母亲——出身富裕地主家庭。幼丧父，少聪慧。因日寇入侵停学。初嫁汉寿县曾家，后带子改嫁桃江。一生历经两度丧夫、三度丧子等人间苦难。现居广州。

钟厚载——母亲的祖父。因商致富，为人仗义。对母亲百般疼爱。

钟秩如——母亲的爹。青年时毕业于清华大学，因病早逝。

外婆——母亲的娘。青年丧夫。守寡二十年。解放后投池溺水而死。

钟伯涛——外婆的养子，母亲的弟。解放后曾暂时收留毛坨、帮助母亲建新屋及乐怡带徒，在很多方面给我家提供过诸多帮助。

钟发湘——母亲的堂兄。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学员。曾任三堂街乡乡长、兰溪乡保障所所长等职。解放初被枪毙。

周凝华——钟发湘的大老婆。曾就读于湖南私立周南女子学校。解放后与外婆一起投池溺水而死。

贺佑宾——钟发湘的小老婆。是周凝华在湖南私立周南女子学校的同学。少求学北平，曾与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是同窗好友。钟发湘死后改嫁。

舅外婆——母亲的舅妈。青年丧夫，守寡八十余年。对母亲多有照顾，为母亲改嫁桃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曾章甫——母亲的前夫。少负笈求学广州。解放后遭当地农协短暂关押。后当货郎、樵夫，三年困难时期患水肿病。后上吊身亡。

曾浩之——曾章甫的爹。富裕地主，土改期间未遭受批斗。后因儿女早亡抑郁而终。

曾庆云——曾章甫的大哥。曾任太子庙乡乡长。解放初被枪毙。

曾庆德——曾章甫的二哥。曾任解放军军官。解放初从广州部队提前退伍返乡，随即和其兄曾庆云一起被枪毙。

毛坨——母亲与曾章甫之子。母亲改嫁时随母亲到桃江，后改名刘式农。收购废品致富。中年病故。

爹爹（刘孟良）——母亲改嫁后的丈夫，我的生身父亲。青年时入伍赴湘西剿匪。后长期担任乡村教师。家规严厉，曾阻挠清波恋爱及制止乐怡

从事演唱事业。

刘龙舫——爹爹的堂叔。反清革命义士刘楷东的遗腹子。毕业于西南联大，曾供职于南京国民政府文化部门。解放后在桃江农村务农，穷困潦倒。

刘吉高——贫农。毛坨的篾工师父。毛坨与刘放云成婚的媒人。后帮助毛坨打理废品收购站，是毛坨致富的重要见证人。

刘道任——爹爹与其前妻之幼子。务农，会木工。

清波——母亲与爹爹的长女。教师。服从爹爹与母亲之命结婚，后离异。在广州遇初恋情人徐令军后与之结婚。现居广州。

乐怡——母亲与爹爹的幼女。因穷辍学，后当缝纫师傅，是家庭致富的头号功臣。出嫁后在粮站工作，后下岗。现居广州。

刘达宇——毛坨的幼子，曾家血脉的延续者。生长在桃江荷塘，后遵母亲即其奶奶之命赴汉寿太子庙寻根成功。现居广州。



目 录

- 第一章 豺狗进我家 / 001
- 第二章 老年得子 / 008
- 第三章 米汤喂养我 / 013
- 第四章 艰难的头胎 / 019
- 第五章 汉寿解放 / 024
- 第六章 合葬 / 031
- 第七章 曾章甫进监牢 / 038
- 第八章 小繁纯走了 / 045
- 第九章 织女、绣娘与农妇 / 053
- 第十章 饱饱饿死了 / 062
- 第十一章 加入农业合作社 / 071
- 第十二章 “高烧” / 075
- 第十三章 好厨娘 / 083
- 第十四章 曾章甫含恨辞世 / 090
- 第十五章 舅外婆的关怀 / 099
- 第十六章 保管员 / 105
- 第十七章 离开康家山 / 115
- 第十八章 三岁丧父 / 120
- 第十九章 母亲的童年 / 126
- 第二十章 日寇来了 / 135
- 第二十一章 嫁给曾章甫 / 141
- 第二十二章 婚后生活：由平静到动荡 / 150

- 第二十三章 胡家段的恩爱 / 159
- 第二十四章 “夫妻档”学校 / 166
- 第二十五章 庄子湾的新成员 / 174
- 第二十六章 熬过水肿病 / 182
- 第二十七章 月子只坐了五天 / 188
- 第二十八章 陪教 / 195
- 第二十九章 又添新成员 / 201
- 第三十章 “四类分子” / 209
- 第三十一章 起新屋 / 217
- 第三十二章 道任娶亲 / 226
- 第三十三章 “也许还能活两年” / 233
- 第三十四章 放牛 / 240
- 第三十五章 背着满崽捡茶籽 / 249
- 第三十六章 采茶 / 255
- 第三十七章 吉高叔爹当媒馆 / 263
- 第三十八章 可恨的冰棒 / 268
- 第三十九章 乐怡辍学 / 276
- 第四十章 清波接班 / 284
- 第四十一章 光景一天比一天好 / 291
- 第四十二章 乐怡收徒 / 300
- 第四十三章 红色的铁链锁 / 306
- 第四十四章 违心的相亲 / 313
- 第四十五章 我家出了个荒货佬 / 320
- 第四十六章 废品收购站 / 326
- 第四十七章 毛坨遇见何黑岩 / 331
- 第四十八章 沸腾的村庄 / 339
- 第四十九章 毛坨病逝 / 344
- 第五十章 南国红棉 / 352
- 第五十一章 爹爹离世 / 359
- 第五十二章 有情人终成眷属 / 367
- 后 记 / 377

第一章 豺狗进我家



湖南中部偏北，有一个桃江县。

桃江县因一条蜿蜒的桃花江而得名。桃花江则由一曲曾经唱响东南亚的《桃花江是美人窝》而闻名。近百年前，著名作曲家黎锦晖先生因为他与桃花江畔一位女子^①的美丽爱情而创作了这首歌，歌里有句“桃花江是美人窝，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

在桃江县境内的最高峰浮邱山与资江之间，离县城约二十里地的丘陵地带，有个荷塘公社。荷塘这个名字，比桃江还美。

沿公社中学旁的港往高处走三四里地，便是张目桥大队。“港”，在桃江话里是比小溪流更大的溪流。港里的水清澈见底，常年不结冰。到了冬天田野萧瑟，但港底的水藻却是绿油油的，把终年储存的绿色全部奉献出来。天越晴，水藻越绿。绿油油的水藻间常有三五成群的小鱼钻来游去。

听老人们说，“张目桥”之名源于清乾隆年间的一个和尚。那和尚从外地云游至此，赞叹港边桃林娇艳，美不胜收。他过桥时见港边洗衣濯足的大姑娘小媳妇比桃花还美，不禁在桥上驻足，张开双目美美欣赏。他给这座桥取名为“张目桥”。人民公社时期，这个大队就叫张目桥大队。

大队里有一个叫庄子湾的偏僻小村庄，那时候叫庄子湾生产队。

这是一块以岗地、丘陵、山地居多的土地。高低不一的青翠山林把一个叫庄子湾的村庄围了个圈儿，好像把这个村庄放在一个温暖的摇窝^②里。

① 这位女子名叫梁惠方，家住桃花江畔，后成为黎锦晖先生的夫人。

② 摇窝是指摇篮，一般是用篾编的，也有木制的。

我家住在庄子湾生产队里一处有路、有丘、有水的地方，路是大队里连接各个生产队的路。路虽然泥泞，但毕竟可以走手扶拖拉机，算是张目桥大队里一条主干路了。这条路与我家之间，有一条一年四季蓄水的狭长小池塘。水从上端的棉田流下，经过池塘，流向下端的棉田。因此，宏观地看这池塘，它仿佛是生产队弯弯曲曲的灌水渠中一处被撑开的胃袋子。池塘长十来米，宽宽窄窄不规则，最宽处不过四五米，最窄处只有三米左右。

这池塘是我童年时期的乐园。池塘虽小，但在我们那样的丘陵区，家旁边有个小池塘，是令人羡慕的。除了不能下塘游泳，它给我带来过无尽的乐趣。我在池塘边钓鱼、钓泥鳅，也钓过青蛙。我还喜欢跟着大人们往池塘里泼洒茶油渣饼^①煮过的水，然后守在旁边看鱼、虾、泥鳅、鳝鱼渐次浮上来，看它们越游越慢直至晕死过去，成为我的美食。

池塘一边靠路，路边斜向池塘有一些树和映山红之类的灌木。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的一棵柳树。我原是不曾在意这棵柳树的，它甚至不如漫山遍野的竹子那么显眼。后来读了丰子恺的《杨柳》，我才深深地迷恋上它婀娜多姿、如醉如舞的美。

池塘的另一边是一块大约两分地的土丘。土丘上集中地挺立着几棵成年杉树，佝偻着几棵香樟树，还有稀稀拉拉的十几株小楠竹。这座土丘靠近我家地坪的一角，一株香椿树高高耸立。除了池塘边的这座小土丘，还有一座正正规规的丘在我家屋后，算是我家的靠山。说它正正规规，是因为它大致是一个长方体。它高约三米，上面长了一些参差不齐的乔木和灌木，有酸枣树、苦栗树、母亲种植的茶树以及一些野生植物。

1973年春节刚过一个星期，农历正月初八。

这天早上，天还朗朗地晴，村庄依然像个温暖的摇窝。过了中午，便成了阴湿天气，让四面环山的村庄似乎变成了一个湿漉漉的瓜瓢^②。难怪桃江人常嗔怪地说“春天孩儿像，一日三个样”。

最终，寒冷的空气终于再也包不住越来越浓的湿度，冬雨便从冷寂的天

① 茶油渣饼是用油茶籽榨油后的渣挤压成的饼。旧时湘地女人用它煮的水洗发和洗衣裳。茶油渣饼煮的水能毒死鱼虾。

② 瓜瓢是农家舀水的容器，一般是用半只葫芦做的，也有用一截楠竹的半边做成的。

空中飘下来，轻轻地密密地飘落在人间。雨不太大，但随风打在窗户上用米汤糊贴的米黄色窗纸上，砰砰的响声非常清晰。

其实日历上已是初春了。这年的春天来得早。春节前就立了春，天也渐渐转暖。但是，天气湿冷，加上饥肠辘辘，更会让人觉得衣不蔽寒。

路上行人稀少。在这样的阴雨天，如果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人们宁愿足不出户：工匠们在家做活，家庭主妇们缝缝补补或纳鞋底，老人家守在炉前剥棉桃^①，有的懒孩子干脆在被窝里猫着。

我家的木窗几乎是紧闭的，窗下只余一条细细的缝，让新鲜的空气混着寒风吹进来，透进来的光也使窗下的书桌稍稍明亮一些。

我爹爹在窗下练习毛笔字。爹爹今年55岁，一顶棉冬帽下露出银白的头发。身上一件厚厚的蓝布面棉衣已洗得发白。棉袖外露出来两只干干瘦瘦的手，手上皮包着骨头，整个人消瘦得让人一望便知其虚弱。爹爹书写用的是黄草纸，墨汁有刺鼻的臭气味。爹爹却称这气味是墨香。所以，在姐姐哥哥们与我的童年里，墨香必须是臭的。这使我们兄弟姐妹若干年之后认识“长沙臭豆腐”时能比一般人更快地接受香就是臭。爹爹是个饱读诗书的教书先生，性情温和宽厚，却教子极严。毛笔字爹爹常练颜体，练了几十年，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的，极少写草书与行书。

这天下午，爹爹练毛笔字，前面的时间里他是潜心的，像平常一样进入了忘我的境界。后面的时间里发生了一桩突发事件：爹爹写字时，一只豺狗叼走了我家唯一的小母鸡。这让爹爹无法平静，握笔的手因为心情起伏而微微颤抖。他一边写，一边想，一会儿堂客^②回来，不知该伤心成什么样，更不知堂客这个月能吃什么了。

小母鸡扑扑地叫腾，引起我两个姐姐清波和乐怡连哭带叫的追赶。待爹爹闻声放下毛笔操起他的长烟杆赶出去时，只看到我家屋后土丘上豺狗仓皇逃遁时丑陋的背影和几片散落在地上的鸡毛。爹爹冒着雨费力地追到土丘上，早已找不到豺狗和鸡的踪影。清波和乐怡不甘心地从地坪跑到池塘边，

① 棉桃是指结棉花的果子。因为是桃形的，所以被叫作棉桃。一般在棉花树上就已裂开吐棉了，也有不裂的。

② 堂客在湘方言中是妻子的意思。

再钻进杉树林四处寻找，结果还是一无所获。爹爹抖抖衣帽上的雨水，放下长烟杆，又回到书桌前。

我家的书桌不是放在书房里，而是放在卧室里。

我家的房子虽然破旧寒碜，却总算是一组“建筑群”。中间的“主体建筑”共四间：三间正房、一间偏房。三间正房都是用泥砖与木板混合作为墙壁。房上都是灰黑色的瓦盖顶。当时大哥刘道任已与我们分家。靠西即靠近池塘的两间正房是大哥家。靠东的一间正房是我家的卧室。卧室里摆着农村流行的“丁字铺”。除丁字形的两张床之外，房里还有点儿空间，所以就在窗下摆了一张半圆形木桌——这就是书桌。两张床各靠一面墙。农村说的“丁”字，严格地说，应该是“横折”。因为两张床的床尾是拼在一起的，这样是为了节省空间。卧室里靠北墙的床并不是紧贴着墙的，母亲在床与墙之间，留了她与姐姐们洗身的地方。靠东墙的床是两个姐姐的。门后藏着洗身的木盆。床上的灰黑色的粗麻纱蚊帐，发挥了像墙体一样障眼的作用。

正房外靠东边，就着卧室的墙，搭建了一间偏房。偏房由泥砖、木板和茅草组成，显得很简陋。偏房里，靠外是灶，灶往里是餐桌、食柜。再往里，撑着一人高的竹篾席，弄出一间房。这实在算不得房，只是摆着一张竹床。这房是小哥刘式农的卧室，这竹床自然就是小哥无论春夏还是秋冬的床了。

除主体建筑之外，其东西还各有一座游离于主体建筑之外的建筑物。靠东的茅屋，是我家的茅厕和杂物间。靠西的茅屋，是大哥家的茅厕和猪圈。我家没有养猪，所以猪圈改作了杂物间，主要堆放作柴用的树枝和干稻草。

在爹爹练毛笔字及豺狗叼走我家唯一一只小母鸡的时候，母亲挺着大肚子，正在马圈子盖上的悦会计家。

马圈子盖是一块圆形屋场，从古到今，大家都这么叫它。马圈子盖上有两家人：一家姓刘，地主成分；另一家也姓刘，贫农成分。当时那两个刘家的家境与成分是完全相反的——贫农成分的刘家较富，住着瓦房；地主成分的刘家家徒四壁，穷得只剩下地主成分。较富的贫农家的男主人叫刘悦琨，是大队会计。大队的人都尊称他为“悦会计”。

旁边较穷的地主家的男主人叫刘建仁，年纪轻，跟我小哥同岁，也与小

哥同辈。

悦会计家原已有三个儿子，春节前刚得了一个女婴。女婴是我母亲接生的。这天，女婴才半月大。悦会计的堂客黎胡玲在房里坐月子，由悦会计的母亲打点^①月子。

悦会计的母亲个子很矮，人很善良，人们一般叫她“大翁妈”。

母亲坐在悦会计家的产房里烤火，跟大翁妈婆媳俩闲聊，手却不停地在纳鞋底。麻绳穿过鞋底的唛唛声是令人心地踏实的动人乐曲。

产房里的火很旺。大翁妈戴着一双黑布手套在炉边剥棉桃，她把剥出来的白白的棉花丢进身旁的篾筐里，把干枯的桃壳一瓣一瓣地扔进炉里。

母亲没在意屋外是雨落还是雨歇，她午饭后就来了这里，有几层收获：一是来看看她接生的女婴；二是来闲扯打发时光；三是免费享受这里火炉的热气。天近傍晚，雨不知何时已停歇。母亲准备回家做饭了。因为爹爹不会做饭，两个姐姐只能当帮手，还不能完整地弄饭菜。母亲收好针线，反手在背后系紧围裙，穿上木屐，拿着鞋底，挺着大肚子，从悦会计家出来。

母亲出来后，悦会计家旁边较穷的地主家的女主人建嫂子问道：“良伯娘，几时生啊？”

建嫂子喊母亲“良伯娘”，是因为爹爹的名字叫刘孟良，生产队里比爹爹小一辈的人中，不少人习惯喊爹爹“良伯伯”，喊母亲“良伯娘”。建嫂子的丈夫刘建仁，从小到大一直像爹爹的亲侄儿一样，所以他们两口子叫“良伯伯”“良伯娘”，比其他人叫得更亲。

母亲笑着回答：“不晓得几时生呢，反正是临产的近边了。”

当时农村没有医院，人们不知道预产期，根本不知道几时生。孕妇都凭感觉自己估。估不准的，就可能在路上、山里、田间，也可能在别人家，或在茅房等地发作^②。

母亲挺着大肚子，穿着木屐往家走。

马圈子盖与我家之间只有两丘田。农闲季节，田里干涸着，齐齐地立着脚踝高的枯稻草桩子。几堆码得老高的稻草垛，像蹲在田边解手的妇女。不知谁家的几只鸡和几条狗，埋头在田里找吃的。

① 打点是桃江土话，服侍、细心照料的意思。

② 发作是指孕妇破羊水或快要破羊水。

不消一袋烟工夫，母亲就不急不缓地回到了家。

爹爹把豺狗叼走小母鸡的突发事件告诉了母亲。两个姐姐也急于补充说明，说冒着雨追到杉树林里也没找到小母鸡。母亲一听着了急。这只唯一的小母鸡，是去年中秋节前开始养的，养了快五个月了。因为没有米吃，它只能以草和虫为主食，偶尔能吃点儿糠或在干稻草中找些谷壳子充饥。这只总是处于饥饿状态的小母鸡，最后却成了饥饿的豺狗的美食。小母鸡的失去，使临近生产的母亲失去了月子中唯一的“补品”。母亲却没说什么，只是伤心地摇了摇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那只豺狗是跟母亲抢食，也是跟我抢食。因为，在母亲肚子里待着的是我。

母亲比爹爹小12岁，这年她43岁，将再一次成为高龄产妇。

母亲生我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

从年龄上说，母亲43岁。从生育设施与医疗保健上说，只能请左邻右舍年长一些的阿婆充当接生婆。从饮食上说，小母鸡没了，只剩下母亲买回来准备坐月子吃的50斤稻谷及地窖里的一些红薯了。自古以来，农村人生孩子都是冒险的事。顺产还好说，如果是难产，基本上就只能等待死神无情的判决了。又老又穷的母亲，就更危难了。

在那时候的农村，如果出现难产，只能保母子中的一个，往往是保婴儿而舍弃产妇。如果保住的是男婴，人们就觉得那产妇死得值。如果保住的是女婴，人们就会骂她命硬克死娘，并自然而然地说她是克夫的命。这样的女孩的人生往往不会幸福。我们村庄里甚至发生过产妇自己动手或请接生婆代劳直接拿剪刀剪破产妇肚皮取出婴儿的惨烈故事。

生孩子的事在我们那里自古如此。对于母亲舍命保子的伟大，农村人谁都不会唏嘘不已，谁都觉得理所当然。所以，农村人生养一个女孩不容易。这个女孩的一生，将面临无数的劫难。她将来长大，嫁人，生子，头胎顺产难保二胎顺产，二胎顺产难保三胎顺产。而农村女人，却不会因此畏首畏尾。她们从容不迫地在生命中行走。她们说，遇灾遇祸，是命中早已注定的。

这天晚上，我家一家人简单地吃了晚饭。其实，那时候一日三餐都是简